

#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 佛教陕西卷二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民族出版社

# 目 录

- 唐大慈恩寺补记 ..... 重光(1)
- 草堂寺 ..... 康寄遥(7)
- 耀县药王山摩崖石刻造像 ..... 贞安志 翟春玲(16)
- 论僧肇佛教哲学思想及其理论渊源 ..... 田文棠(20)
- 《大唐西域记》藏译本校勘 ..... 马久 阿才(30)
- 唐长安青龙寺密宗殿堂(遗址4)复原研究 ..... 杨鸿勋(64)
- 仙游寺 ..... 李圣庭(82)
- 大兴善寺 ..... 康寄遥(84)
- 延安地区发现一批佛教造像碑 ..... 靳之林(93)
- 千阳县发现大批唐代鎏金铜造像 ..... 樊晓祖 刘宝爱 李翠香(107)
- 西安西郊出土唐代手写经咒绢画 ..... 李域铮 关双喜(111)
- 对《延安地区的石窟寺》一文的订正 ..... 靳之林(115)
- 从几通碑石看荐福寺、小雁塔的变迁和整修 ..... 保全(119)
- 凤翔出土一批宋金时期铁造像 ..... 赵丛苍(125)
- 关于临潼邢家村出土鎏金铜佛像的若干问题 ..... 丁明夷(128)
- 陕西临潼的北朝造像碑 ..... 赵康民(134)
- 凤泉寺隋舍利塔下铭 ..... 罗西章(146)
- 长安发现唐智该法师碑 ..... 秦珠(149)
- 陕西临潼邢家村发现唐代鎏金铜造像窖藏 ..... 临潼县博物馆(153)
- 唐塔寺基下的罕见奇珍 ..... 王光麟(161)
- 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 ..... 临潼县博物馆(165)
- 庆山寺碑全文点校试译 ..... 孙浮生(192)
- 法门寺调查简报 ..... 西北大学历史系 扶风县博物馆联合调查小组(195)
- 法门寺真身宝塔所出《普宁藏》的真伪 ..... 吴敏霞 何远景(207)
- 日本园仁唐长安所见 ..... 石怀(209)
- 耀县药王山隋墓清理记 ..... 崔汉林 阴志毅(212)
- 玄奘顶骨播迁记 ..... 保全(222)
- 《大唐西域记》传说故事管窥 ..... 姚世珍(225)
- 宝鸡市博物馆收藏铜石造像介绍 ..... 高次若(232)
- 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 ..... 贞安志(235)
- 论富县石泓寺、松树沟金元石刻造像的年代及其特征 ..... 贞安志(250)
- 大慈恩寺——大雁塔 ..... 康寄遥(254)



## 唐大慈恩寺补记

重光

我在1958年曾写了一篇《慈恩寺大雁塔》，发表在当年《文物参考资料》第八期上，文中着重介绍了西安南郊著名的唐代大雁塔，近年又陆续看到几篇文章，也多以介绍雁塔本身为主<sup>①</sup>，鉴于大雁塔与唐慈恩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现谨将平日所见有关慈恩寺的材料略加整理，作补记如下，其中涉及到慈恩寺历史和平面布局方面的一些情况，或可供文物考古工作者参考。

唐释慧立本、彦棕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云：

“（贞观二十二年夏六月）庚辰，皇太子以文德圣皇后早弃万方，思报昊天，追崇福业，使中大夫守右庶子臣高季辅宣令曰：‘…宜令所司于京城内旧废寺妙选一所，奉为文德圣皇后即营僧寺。’……于是有司详择胜地，遂于宫城南晋昌里面曲池，依静觉故伽蓝而营建焉。……穷班倕巧艺，尽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橡樟栝桐充其材；珠玉丹青、赭堊金翠备其饰。而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sup>②</sup>。

从这条记载可以知道大慈恩寺创建的缘起、寺院规模的宏大以及建筑物的考究，同时它还告诉我们唐慈恩寺原是利用旧有的废寺址营建起来的。这座残寺本名“静觉”，《续高僧传》卷7周释亡名传附僧琬传：

“（琬）为隋二十五众读经法主，后于曲池造静觉寺，每临水映竹，体物赋诗，颇有篇什云。”

同书卷28隋释法周传：

“初住曲池之静觉寺，林竹丛萃，莲沼盘游，…京华时偶，形相义学如周者可十

人，同气相求，数来欢聚，偃仰茂林，赋咏风月，时即号之为曲池十智也。仁寿建塔……”

可知静觉寺系隋时所造，当时就已是风景很不错的地方。这座静觉寺靠近曲池，与前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说慈恩寺是在“宫城南晋昌里面曲池，依静觉故伽蓝而营建”的静觉伽蓝，寺名一致，方位相合，当为一寺无疑。更可注意的是，唐韦应物《慈恩伽蓝清会》诗云：

“氤氛芳台馥，萧散竹池广。平荷随波泛，回飙激林响。”<sup>③</sup>

同氏《慈恩精舍南池作》诗云：

“清境岂云远，炎氛忽如遗。重门布绿阴，菡萏满广池。”<sup>④</sup>

而宋敏求《长安志》卷8进昌坊条也说：

“半以东大慈恩寺，……（寺南临黄渠，水竹森遽，为京都之最。）”

诗中和《长安志》中所描写的唐代慈恩寺景物，如竹林、莲池等，仍与隋代静觉寺“林竹丛萃，莲沼盘游”很相仿，因此无论从历史沿革、所在方位和周围景物来看，唐代的慈恩寺系建在隋代静觉寺废址上，是可以肯定的<sup>⑤</sup>。

寺的西北部有翻经院，专为供玄奘法师翻译佛典而建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

“（贞观二十二年冬十月）戊申，皇太子又宣令曰：……其新营道场宜名大慈恩寺，别造翻经院，虹梁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沓，金环花铺，并加殊丽。令法师移就翻译，仍纲维寺任。”可见也是加意营造的。当时翻经院的堂内有两种绘画值得一提，一是玄奘法师画影（肖像），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卷8大唐西域记记载：

“其佛光王即中宗孝和皇帝初生之瑞号也，创登皇极，敕为（玄奘）法师于西京各置一佛光寺，……复内出画影，装之宝辇，送慈恩寺翻译堂中。”

这是唐中宗即位后，从宫中送出的玄奘画影，时玄奘已于麟德元年去世。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8载，玄奘生前，高宗时曾在宫中为其“图形”，该传云：

“（显庆元年）二月，有尼宝乘者，高祖神尧皇帝之婕妤，隋襄州总管临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封河东郡夫人……夫人情慕出家，帝从其志，为禁中别造鹤林寺而处之，……将进具戒，至其月十日，敕迎（玄奘）法师将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鹤林寺为河东郡夫人薛尼受戒。…受戒已，复命巧工吴智敏图十师形，留之供养。”

中宗送到慈恩寺翻经院的玄奘画影，很可能就是显庆元年玄奘入宫时为吴智敏所绘的一幅。另一是翻经堂内有壁画“古今翻译图变”<sup>⑤</sup>，唐释智升撰《续古今译经图纪》云：

“译经图纪者，本起于大慈恩寺翻经院之堂也，此堂图画古今传译缙素，首自迦叶摩腾，终于大唐三藏。”

《开元释教录》卷8古今译经图纪条：

“沙门释靖迈，简州人也。大唐三藏翻译众经，召充缀文大德，后大慈恩寺翻经堂中壁画古来传译缙素，靖迈于是缉维其事，撰成图纪，题之于壁。但略费长房录续逮皇朝，直述译经，余无所纪。”

这大概是一种描绘翻经人物、甚或也包括翻经事迹的壁画，起于汉明帝时的迦叶摩腾，止于玄奘法师，曾参与玄奘译经工作的靖迈，又为之作“图纪”题于壁间。“图纪”主要参照了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有关翻经的部分，其余如撰集者则一概略去，此外并增添了唐代译经部分，这样壁面上有绘图也有文字，成为一部很重要的古代译经史资料。

在翻经院之西，慈恩寺的西院内就是大雁塔，此塔在永徽三年初建时，是用宫中亡人衣物为资助成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高宗）敕使中书舍人李义府报法师云：‘所营塔……宜用砖造，亦不愿师辛苦，今已敕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助师，足得成办’。于是用砖，仍改就西院。”可证。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自唐中宗神龙年后，及第进士盛行到慈恩塔下题名的风尚，即所谓“雁塔题名”。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载：

“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sup>⑦</sup>

按唐代习俗，未登第时称进士，礼部放榜后称新及第进士，再经吏部关试则称前进士<sup>⑧</sup>，是题名之后由于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又有在原题处添字或加采的。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宋拓雁塔题名残卷上，令狐氏题名即为添前字之例<sup>⑨</sup>。“乞旧诗”，当依《唐音癸签》卷18、《登科记考》卷28所引作“乞旧衣”，唐代进士及第后，旧时所著麻衣常被人讨去，以作为将来应举吉利的象征<sup>⑩</sup>。雁塔题名的墙面可能经过一定的加工，唐孙棻《北里志》王团儿条曾记有人嘲笑崔垂休（即崔胤）不求上进只知与妓女鬼混，赠诗云：

“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华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

“亲泥壁”，明钞《说郛》本作“新泥壁”，义较长。诗歌不免含夸张成分，但可推知当时雁塔下备人题名用的墙壁，应与一般泥壁有所不同。

唐代的慈恩寺还有“戏场”之设，唐张固《幽鼓闲吹》云：

“宣宗囑念万寿公主，盖武皇世有保护之功也。驸马郑尚书之弟颢尝危疾，上使讯之，使回，上问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上大怒且叹曰：‘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为亲，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辇至，……上责曰：‘岂有小郎病乃亲看他

处乎？’立遣归宅。”

关于“戏场”，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有明确解释，该书卷12论场条：

“缘是采摭先圣后贤所撰诸论，集为一部，称曰论场。譬世园场则五果百谷，戏场则歌舞音声，战场则矛甲兵仗，道场则幡华宝盖，种种庄严。”

可见戏场主要指音乐舞蹈一类表演而言，这虽是随时的说法，估计在唐代其涵义也不会有大的变化。这位万寿公主（宣宗女，嫁郑颢）因在慈恩寺看戏场而不去探视颢弟弟郑颢的重病，除了说明她不把夫家的事放在心上外，也可反映出当时寺院戏场对人们的吸引力。慈恩寺戏场还是长安最大、最集中的一处，宋钱易《南部新书》戊卷：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

因此慈恩寺又兼为娱乐活动的场所。

唐慈恩寺的花木也很繁茂，除前面提到的竹、莲外，最有名的要算牡丹了。《南部新书》丁卷：

“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

则慈恩寺牡丹自有其与众不同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9草篇·牡丹条：

“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有诗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乘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

“乘露冷”，《南部新书》、《全唐诗》皆作“承露冷”，“乘”字应系形音相近而讹。诗虽为称赏裴给事宅白牡丹之作，但也可从中看出慈恩寺的牡丹却更为大多数人所喜爱。寺中又有柿树，《新唐书》卷202郑虔传云：

“天宝初为协律郎，……虔善图山水，好书常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往日取叶肄书，岁久迨遍。”

柿的“落叶肥大”<sup>⑪</sup>，正好习字，“贮柿叶数屋”，可见柿树也很不少。白居易《慈恩寺有感》（原注：时杓直初逝，居敬方病）诗云：

“自问有何惆怅事，寺门临入却迟迴。李家哭泣元家病，柿叶红时独自来。”<sup>⑫</sup>  
杓直即李建，居敬即元崇简，都是白居易的好友。诗触景伤情。则柿树亦当为寺中景物的特色之一。

慈恩寺在长安晋昌坊，占东部半坊之地。其南邻通善坊则为杏园所在<sup>⑬</sup>，宋张礼《游城南记》云：

“东南至慈恩寺，…出寺涉黄渠上杏园，…（张注曰：杏园与慈恩寺南北相直，唐新进士多游宴于此）。”

张礼于宋元祐元年曾亲游其地，所记当可凭信。按杏园与慈恩寺关系甚为密切，《文苑英华》卷188载有《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四首，系省试的诗题<sup>⑭</sup>，作者分别为贞元时进士李君何、周弘亮、陈翥、曹著，四诗皆着重吟咏杏园花而诗题却冠以“慈恩寺”字。更可注意的是权德舆《奉和许阁老霁后慈恩寺杏园看花同用花字口号》（原注：时德舆当直）诗云：

“杏森微雨霁，灼灼满瑶华。左掖期先至，中园景未斜。含毫歌白雪，藉草醉流霞。独限金闺籍，支颐啜茗花。”<sup>⑮</sup>

诗劈头即写杏林，通篇又无一字涉及慈恩寺，诗题却仍作“慈恩寺杏园看花”，看来杏园有很大可能是归属于慈恩寺的。关于此点还有以下二诗可以证明，白居易《酬令狐相公春日寻花见寄六韵》云：

“病卧帝王州，花时不得游。老应随日至，春肯为人留？粉坏杏将谢，火繁桃尚稠。白飘僧院地，红落酒家楼。空里雪相似，晚来风不休。吟君怅望月，如到曲江头。”<sup>⑯</sup>

末句点出所游为曲江一带。诗中“火繁桃尚稠”“红落酒家楼”指此间酒家的桃花，而“粉坏杏将谢”自指杏园中杏花，但却又说它“白飘僧院地”，可见杏园应该属于寺产。元

稹《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大夫本题言赠于梦中诗赋以寄一二僚友故今所和者亦止述翰苑旧游而已次本韵》诗<sup>①</sup>有句云：

“祇园一林杏（原注：慈恩），仙洞万株桃（原注：玄都）。 ”

唐玄都观桃花因有刘禹锡“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名句而为人所熟知，这里元稹直呼杏园是“祇园（即佛寺意）一林杏”，并把它与玄都观桃花对举，从而十分清楚地表明杏园确属慈恩寺无疑。此外像元稹《杏园》诗：“浩浩长安车马尘，狂风吹送每年春。门前本是虚空界，何事栽花误世人。”<sup>②</sup>细味其意也是在埋怨僧家，怪他们不该在寺前虚空界栽花，以贻误世俗之人。

杏园因是唐新进士宴游之场而久享盛名，但从有关文献中却找不到它归何处管辖的记载，似乎只是孤零的一座花园。通过以上分析大体可以推知，杏园应该是慈恩寺的一个部分，不过由于它名声很大，又与本寺隔街，有时常被单独提到而已。一寺范围跨南北相邻两坊的例子也还有，如《长安志》卷7开化坊“半已南大荐福寺”，而其南安仁坊“西北隅荐福寺浮图院”，原注说：“院门北开，正与寺门隔街相对”。就和慈恩寺（包括杏园）占地情形很相似。

唐慈恩寺的风景很美，春有牡丹、杏花，夏有碧荷红莲，秋有柿树，四季有竹。今后在作保护修建规划时，似应考虑到它周围的这一特点。

最后附带谈谈曲江附近的几座建筑问题。1957年陕西省文管会曾对曲江遗址作过探测，详见《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以下简称《探测》）一文，当时探得唐长安城东南隅的矩形地带应即为芙蓉园基址，它与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所谓：“外郊东南隅一坊，始建都城以地高不便，隔在郭外，为芙蓉园，引黄渠水注之，号曲江。”情形正同。但从《探测》随文发表的探测图和探测复原图看，曲江自芙蓉园向北应一直延伸至城内，正如《探测》所说：“形成

城里一半城外一半，以供皇帝及一般人分别出入赏游。”可惜城内曲江的范围，至今还不十分清楚。由于芙蓉园是皇帝游幸之所，有夹城直通大明宫、兴庆宫，他人无从得入，所以一般人所游的曲江便只限于城内的部分（即北半部），而唐代笔记小说和诗中描述的曲江景物、建筑等，也主要指城内这一部分。如唐康骕《剧谈录》卷下曲江条：

“曲江池本秦世昭洲，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园，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周环，烟水明媚。”

紫云楼的位置，据《唐会要》卷30杂记条说：

“（大和）九年七月，敕修紫云楼于芙蓉北垣。”

是在芙蓉园北墙，故正当城内部分曲江的南侧，但如从芙蓉园内曲江（即曲江的城外部分）角度看去，则紫云楼应在其北，如就整个曲江来说，则紫云楼应在其中部偏北一带，皆不得称在南。同样《剧谈录》所记慈恩寺、杏园、芙蓉园的方位，便都是以城内一般人所游曲江为准而言的。又《唐摭言》卷3散序条：

“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

所记为新进士的曲江宴游盛况，此项活动亦当在城内曲江进行，故皇帝可登临芙蓉北垣的紫云楼，向北俯观。至于城外部分的曲江，由于它被包在芙蓉园内，所以文献中或称做“芙蓉池”，以区别于城内曲江（见《游城南记》、《太平御览》卷197引《天文要集》等）。

曲江畔有曲江亭，《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条：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所存者唯尚书省亭子而已，进关士宴，常寄其间。”似曲江亭子不止一处，但安史乱后则只剩尚书省亭子了。按《长安志》卷8修政坊条：

“尚书省亭子、宗正寺亭子（原注：《辇下岁时记》曰：‘新进士牡丹宴或在于

## 注 释

此’ )。 ”

知尚书省亭子在修政坊，该坊西接慈恩寺所在的晋昌坊，唐代后期诗文中所见的曲江亭，大约就是指位于此坊的尚书省亭子。如前面提到的贞元时《曲江亭望慈恩寺亭园花发》诗四，陈翥的一首有句：“曲江晴望好，近接梵王家。”曹著的一首有句：“渚亭临净域，凭望一开轩。”都明示曲江亭临近寺院（梵王家、净域），与修政坊西邻晋昌坊（半以东大慈恩寺）情形相合。而杏园所在的通善坊当修政坊西南，故李君何的一首首句作：“春晴凭水轩，仙杏发南园。”方位亦合。又如权德舆《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诗有：

“曲水亭西杏园北，浓芳深院红霞色。”

“清上人院”应即慈恩寺“十余院”中的一个，诗中说它的位置在“曲水亭西杏园北”，则“曲水亭”亦当于修政坊一带求之。总之，曲江亭是唐代曲江边的名胜之地，它的地点可能在修政坊，就是安史乱后的尚书省亭子<sup>①</sup>。此点从《册府元龟》卷484开成元年正月“盐铁使左仆射令狐楚请以罢修曲江亭子绢一万三千七百匹回修尚书省”一事，也可窥出其间消息。

前引《唐摭言》说：曲江亭子列于岸浒，则城内曲江的北面可能已浸及修政坊，以前夏承焘先生曾据白居易诗作过类似的推测<sup>②</sup>，是颇有道理的。

将以上所论各点连起来看，城内部分的曲江西面是慈恩寺和寺南的杏园（属慈恩寺）；北边为曲江亭；南侧即芙蓉园，园北垣建有紫云楼，大致如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经马得志先生等对唐长安城的勘察、复原，慈恩寺、杏园、曲江亭所在各坊的位置是清楚的<sup>③</sup>，芙蓉园北垣走向也已探明，这就为探寻紫云楼提供了有利的线索，城内曲江的范围亦可从而大体明瞭。以上仅据文字资料作一点初步推测，尚有待于田野考古工作的检验和证实。

本文曾请徐莘芳同志审阅，承蒙他提出修改意见，谨致谢意。

①如阎文儒《西安大雁塔考》，《史学月刊》81年2期；大雁塔保管所《大雁塔》，《文物》78年5期。

②据影印碓砂藏本。下引《续高僧传》、《开元释教录》等同，不另注。

③《全唐诗》卷186，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同）。

④同上，卷192。

⑤一说慈恩寺为“隋无漏寺之故基”，始见于唐韦述《两京新记》，此后诸书或谓本隋净觉伽蓝，或谓本无漏废寺，或两说并存，纷纭不一。或者净觉、无漏系一寺前后之异名，或者唐时慈恩实占有隋两寺之地，皆疑不能明，但从本文所引资料看，慈恩与净觉有一定渊源关系则无可怀疑。

⑥“壁画古今翻译图变”之名，采自《开元释教录》卷10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8。

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标点本《唐摭言》此段作“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将“知闻”二字属上读，似作“及第后闻达”意解，误。“知闻”朋友之意，此谓朋辈为其添一前字，今从下读。

⑧岑仲勉《登科记考订补》（《史语所集刊》第十一本）“刚登第者曰进士，逾年则为前进士。”然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18进士科故实条：“进士放榜敕下后，礼部始关吏部，吏部试判两节，授春关，谓之关试，始属吏部守选。……放榜后称新及第进士，关试后称前进士。唐进士，今乡贡之称；前进士，乃今进士称也。”其说与唐李肇《国史补》及韩仪《赠友人过关试》诗合，是又不必逾年。

⑨见《文物》61年8期2页图版。

⑩见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⑪《酉阳杂俎》卷18，广动植之三，木篇。

⑫《全唐诗》卷442。

⑬《长安志》卷8。

⑭《唐摭言》卷3云：“故贞元中刘太贞侍郎试慈恩寺望杏园花发诗”，所记与《文苑英华》所载四诗当为同一事，但诗题“慈恩寺望杏园花发”误。按四诗中有“春晴凭水轩”“江亭闲望处”“渚亭临净域”等句，显系自江边亭上而望，绝非自寺中望去者。

⑮《全唐诗》卷326。

- ⑬同上，卷449。
- ⑭同上，卷423。按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史语所集刊》第十一本）谓诗题中“赠”当作“曾”，“诗赋”当作“赋诗”，可从。
- ⑮《全唐诗》卷411。
- ⑯同上，卷327。
- ⑰清徐松《两京城坊考》卷3通善坊条“杏园”下注云：“慈恩、杏园皆在曲江之西南也。”按仅以城内曲江而论，其方位亦不附，当作“在曲江亭西南”解为是。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6古迹条引

《名山记》云：“曲江亭在府城东曲江池西南”，王森文《汉江都城图》将曲江亭和杏园并列入通善坊，与唐诗皆不合（又白居易《曲江亭晚望》“曲江岸北凭栏干，水面阴生日脚残”亦证亭在北岸），恐误。

- ⑱见春承焘《月轮山词论集》所收《据〈白氏长庆集〉考唐代长安曲江池》一文，中华书局1979年版。
- ⑳北京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63年11期。

（原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 “草堂寺”

康寄遥遗稿

### (一) 位 置

草堂寺在西安市南约六十里，户县东南约四十里的圭峰山下，属户县境，在草堂营区。西北距道安寺约五十里，东南距净业寺约二十余里，东距灵感寺约十余里，南距圭峰禅师塔院一里许，南对圭峰，东临丰水，有观音、圭峰、紫阁诸山屹立罗列，有丰谷、子午谷、高观潭等奇胜，东西掩映，每当夕阳返照的时候，见有轻淡的烟雾，摇曳于圭峰顶上，弥漫于草堂上空，这样壮观，就是向来称为关中八景之一的“草堂烟雾”。故知这寺不仅是佛教的著名古刹，也是关中的古迹胜境。

### (二) 沿 革

现在的草堂寺，就是姚秦时逍遥园内的一小部份。后秦姚兴于弘始三年即东晋隆安五年（401）迎请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来长安，住逍遥园西明阁，翻译佛典，这在我国佛教史上是极其重大的一件事情，相传后来不久就建立了草堂寺。据隋开皇时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第八卷云：“世称大寺，非是本名，中构一堂，杖以草苫，即于其内及逍遥园二处翻译佛典”。又云：“魏末周初衢街稍整，大寺因而成四伽蓝，草堂本名，即为一寺”。

又云：“姚兴之世，大盛宣译，卑万乘之心，尊三宝之教，兴既虚衿崇仰佛法，恒于大寺草堂之中，供三千僧，与什参定新旧诸经莫不精究，洞其深旨”。依此可知，在姚秦时草堂在逍遥园内，同作译经的场所。又据释氏稽古略云：“晋义熙二年弘始八年（406），是年什师译出法华经七卷，又于草堂寺译出梵网经二卷”。由此可知草堂寺这一名称与什师译经又似乎是分不开的。至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在什师译经约四百年后，圭峰宗密定慧禅师住草堂寺，大振宗风，中兴草堂。据寺内清乾隆时碑上说：“唐宪宗元和间，敕修改为草堂寺。”长安史迹考也说：“定慧禅师建立草堂寺昭宗时重修”。须知在唐时只可说中兴草堂，不应说改为或建立草堂。又据户县志及明赵涵石墨镌华记草堂寺石刻云：“唐高祖李渊为郑州刺史时，曾于隋大业二年正月初八日，为男世民（即唐太宗）的目疾来草堂求佛保佑，发愿供养。”依此可知草堂并不始于唐代。

唐时改草堂为栖禅寺，据通志关中胜迹图志等都这样说，但又云即所谓草堂，可见仍多称草堂。宋太祖乾德四年（967）重修改为清凉建福院，但草堂、栖禅两名，仍是相互沿称。金、元时仍称草堂，观寺内金时赵闲闲题草堂寺诗碑可以证明。明代仍沿旧名。清雍正十二年封什师门人僧肇为大智圆正圣僧，改寺名为圣恩，但这个名称，不久以后各方鲜知，故在今时，仍称草堂。又大元至正大四年（1354）寺僧所立宗派碑，内记罗什、三藏和定慧禅师法派统系，这碑名“逍遥园大草堂栖禅师宗派图”，如此，又是三名并举了。

关于什师在逍遥园网罗俊彦合力译经由秦主姚兴全力支持，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国立译坊的开端。据晋书及高僧传略述鸠摩

罗什法师来长安译经宣化的经过：鸠摩罗什译言“童寿”（344—413）生于东晋康帝二年（344），父印度人，名鸠摩炎，母是龟兹国（今新疆库车、雅沙二县境）王妹，母字耆婆。故他依印度风俗，兼取父母名字，一名鸠摩罗耆婆。七岁同母出家，从师受谒，日诵千偈，每偈三十二字，共三万二千言，诵诸经论，师授其意，即自通晓。九岁随母到罽宾（北印度）。国王有从弟名盘·头达多法师，三藏九部无不博通，什奉以师礼，受经四百万言，达多每称什为神俊。王曾请什与外道论师对辩，外道被伏，惭愧无言，王益敬什，大修供养。年十二同母回龟兹，诸国闻名聘以重爵，什均不顾。年二十受戒于王宫，其母先后次第证至三果罗汉，尔时辞往印度再未归来。当时什师声誉宣扬国外，前秦苻坚伐占襄阳后，同道安法师返抵长安，其时道安法师推崇什师称为圣人，请坚迎什。坚遂遣吕光领兵七万往伐龟兹，临行坚咐苻将罗什迎。吕光既得罗什，中途听说苻坚已为姚萇所害，因而囤兵姑藏（今凉州地），称帝独立，国号后凉。什师滞留姑藏经十八年，到了姚兴弘始三年，遣使陇西公硕德伐吕隆，及隆上降表，始迎什师，于是年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这时什师已五十八岁。兴即礼为国师，恭送至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什师宣讲佛经。什师既通梵言，又娴华语，寻觉旧经多有乖误，兴与什师及沙门僧肇、僧睿、僧略等八百余人，内有四圣八俊十哲，为众推崇，更出大品。什执梵本，兴执旧经，按新旧文，悉令会通，兴既归心佛教，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来集，不下五千，在园作禅，恒以千计，州郡信佛的十室有九，这可说明当时佛教的盛况，同时可知道逍遥园的宏大庄严。自东汉明帝十年（67）佛教东来，经历魏晋三百余年，经论渐多，但支竺诸师所

译，每多滞文格义，什师既善华梵文字，又革新翻译大业，故什师所译各经，大都为向来佛徒所喜读，因此佛界称他为七佛以来，第一译师。据《内典录》共译经律论杂传等九十四部四百二十五卷。中国译经事业经十世纪约千年许，共译出佛典不过五千卷（四千七百余卷），什师主译卷数，几乎相当于全数十分之一。对于中印文化交流在历史上的辉煌成就，与唐代的玄奘三藏，可以后先辉映。他当元寂前，对众发诚誓言“若所传译经论无谬，当使焚身时，舌不焦烂”。弘始十五年晋义熙九年（413）四月十三日寂于逍遥园。时年七十，依印度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惟舌不坏，即收灵骨，起舍利塔。传言弘始十一年元寂，但什师门人僧肇谏文内言“癸丑之年，时年七十。”当以弘始十五年为当。什师寂后，在逍遥园所建舍利宝塔，纯用石造成，又称为八宝玉石塔，各层颜色不同，有砖青色、白玉色、乳黄色等等。相传修塔的石是从西域运来的，最下层方形，台下至顶高七尺五寸，下部圆台已磨灭不明，犹隐约存有阴刻痕迹，上刻数山形，象征须弥山，其上重叠三层云台蔓草模纹浮雕，精妙绝伦，云台上有八角形宝龕刻扉状旋形，惟有题字云：“鸠摩罗什之舍利塔”。有宋权邦彦于丁酉仲秋晦亲来礼塔所作偈言：“大士来东土，姚秦善服膺，当年罗八俊，尽是译三乘。翻译明佛旨，因通并祖灯，如何生别派，南北强分明”。其次二面亦刻有格子，背面题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在宝龕上复有屋脊形，盖下有阴刻佛像，盖上有三层宝珠，殊为精致，历千余年，完整如新，倍觉可贵。

寺壁有后人石刻唐太宗题赞罗什法师碑，内有“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翻经，堪叹逍遥园里事，空余明月草青青”。依

此可知，逍遥园在唐初，其荒凉景况已可想见。

什师以后到唐代，有圭峰宗密定慧禅师，驻锡草堂弘法利人，师俗姓何，果州、西充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唐元和二年（807）从遂州园禅师出家，时年二十八岁。历谒各方大德，均蒙赞许，在四川斋次受经得园觉十二章，深达义趣，誓传是经，因著圆觉疏钞近六十卷，并着华严涅槃金刚起信唯译等疏钞，又集诸宗禅文为禅藏，及四分律疏五卷，钞悬谈二卷，凡二百余卷。大和二年（828）庆成节征赐紫方袍为大德，寻请归山，武宗会昌元年（841）正月初六，坐灭于兴福塔院，严若平日，容貌益悦，同月二十二日，道俗奉全身于圭峰茶毘得舍利数十粒，明白润大，门人泣求于灰烬中，必得而归，悉敛藏石室，世寿六十二，僧腊三十四。唐宰相裴休为作碑记并书，柳公权篆额，现碑仍在寺内，舍利宝塔现在寺外约里许。当宋时寺址尚约十顷，这塔当日必在寺内，塔名圭峰宗密定慧禅师青莲之塔，因为唐宁宗追封宗密为定慧禅师，又因青莲是塔谥，故塔名如此。这塔是唐朝建造的，原物石质逊于什师塔，但形式相似，高约七尺，当日建于兴福塔院，后来久在露地，风雨剥蚀，原刻石上的阿弥陀经文，现只余数字，现寺主持欲把塔移于寺内。

寺在姚秦时，殿宇僧房，宏敞庄严，唐后已渐萧条。据关中胜迹图志，宋时明道先生诗注云“寺在竹林之间，其竹差将十顷，乃今根株尽绝，独寺后银杏四株，上薄霄汉，亦百余年物也。门外诸峰，苍翠如画”。现在寺的范围缩小了二十多倍，竹也没有许多，所讲银杏树也看不见了，惟门外诸峰犹觉苍翠如画。

明清以来，日益凋残。清同治时，因遭兵灾，殿宇全毁。光

绪七年（1881）因为洪水冲淹，草堂古刹，几乎失去寺的面貌。解放以来，陕西省人民政府迭次修理，现犹在整修中。将来不仅保存这一古迹名胜，可能恢复这一古刹应有的相当规模。

### （三）佛教宗派

什师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三论在当时盛宏后称三论宗。加上什师所译的大智度论，便是四论宗，故草堂可称三论或四论宗或性空宗的祖庭，什师即是一宗的开祖。到了唐朝，有吉藏法师，为三论广作轮疏，专以此宗教授学徒，三论宗风，其时大振。因为吉藏久往越州（即今绍兴）嘉祥寺，所以后来把三论宗也称嘉祥宗，或新三论宗。什师曾译成实论，这论在当时也普遍宏扬，以后即称成实宗，这宗当然也以草堂为祖庭，以什师为开祖。自宋以后，论疏久佚，佛徒鲜通其义，宗风顿息。清末自日本续藏中取回论疏，这宗已有重兴的机会。在一九二一年，北京曾开讲三论，由张克诚老居士主讲，曾见蒋竹庄居士的记录，太虚大师曾著三论玄要，在武昌佛学院讲习。而西藏向来对中观学说，特别重视，供献尤多。这可说都是草堂什师的余光。大家应知什师不仅对于性空宗的印度学说大力介绍，并且译出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等，律学昌明，由此开始。他又译出法华经，对以后的法华宗即天台宗，也有倡导。又译出十住经，即华严经中的十地品，因而成立了地论宗（后来并入华严宗），什师又译孔雀王兜经，这对密宗也作了启发，并且译出阿弥陀经及禅经、禅法要、禅要解等。对于净土宗、禅宗也有介绍，故中国大乘佛教，开始建立，什师功绩最高。而且以中国佛教十宗说，他所译经论关涉八宗，以现行八宗说，他所译经论，关涉七

宗。如上所述，他所介绍的印度各派学说，可以说是极其丰富多采的。他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般都称为第一流伟大人物。

定慧禅师本是华严宗的第五代祖师，他又盛宏禅宗，且承传荷泽一脉，即南宗顿派，在陕他也弘南宗，故高僧传及圭峰碑都尊他为禅林法宗。由迦叶起为三十八世，由达摩以来为十一世，但据他在世时，有人问他，是禅是律还是教，他所答人无得而名，都可谓大智圆明。唐相裴休也说：“议者以师为不守禅行，而讲经论，须知禅为六度之一，何能总该诸法，……”。若照这样说来，定慧禅师又不必定限于禅宗，可说是通宗通教的一位大德了。唐玄宗天宝初（742）飞锡法师曾住草堂，著念佛三昧宝王论，明代益大师已收于净土十要内，可知这三论宗祖庭在唐时也是禅、净双辉的道场。

#### （四）国际关系

草堂什师的父亲，是印度人。家世是宰相，祖父达多，在国内有重名。父亲应该嗣相位。什师曾随母在北印度罽宾国留学三年，因国王请求，曾与外道开辩论大会，说服了外道，这与唐时玄奘三藏，在印度由戒日王为设无遮大会的情形可以先后媲美。故知什师世家及留学经过与印度有深远的关系。他所译的名论，就中以承请印度二期大乘佛教龙树学派为主要，如中论、显八不中道就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一不异，不断不常、大智度论释大品般若，这些论都是龙树菩萨所造的。又百论广破世出世间的妄执，这是龙树的弟子所造的，因此什师在国际间，久为各地佛徒所推崇。在一九五三年南洋新加坡佛教界，第二次版印赠罗什法师传二万册，到处宣扬，原文根据中国高僧传变成白话（现在草

《佛教与西安文化资料》第四辑 1983年6月

堂寺有一册)，因南洋新加坡有《人间佛教月刊》，檳城有《狮子吼季刊》，都是华文佛刊，多有人能读华文，什师为现在南洋佛教徒所崇拜，与印度各车站现今犹挂玄奘法师行脚图像，也可先后互相辉映。

三论宗到唐朝时，次第传入日本。据三国佛教史略：三论宗自唐传至日本凡有三次（一）慧观僧正传；（二）智藏僧正传，智藏是慧观的法孙，越海入唐，传授三论；（三）道慈律师传。道慈是智藏的弟子，日本文武帝大宝元年即唐武后长安元年（701）入唐总传六宗，以三论宗为本宗，此时又传成实，但以成实附属三论，不别立宗，称附属宗。这也可说是什师灯灯相续的余焰，因此可见三论导源于印度，承传于中国，又流布日本，应以什师为宏传的中心人物，以草堂为发展和承传的中心胜地。

#### （五）现 状

自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于一切名胜古迹，特别重视。陕西省人民政府由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对于草堂已修整两次，现正在修建，工程尚未完竣。兹将寺内各项情形，约纪如下：

一、寺址：寺内面积现尚有四十亩，除殿宇塔亭僧房等所占以外，尚有三十亩许，可以种植，四周均有围墙。

二、殿宇：大殿五间、马房三间，灶房三间，已由政府整修，西厢房三间作僧房，钟楼鼓楼等正在筹划修理中。

三、舍利宝塔：寺内大殿外面西边竹林西，就是鸠摩罗什三藏法师舍利宝塔，全用宝石所造，经过一千五百余年，至今尚完整无缺，政府已修塔亭一大间，四边护以短墙，安置格门，可以关锁，以期永久保存宝塔。寺南山门外，有圭峰定慧禅师塔，也